

推进修宪进程 调整兵力部署 补充防卫预算

日本军事扩张野心昭然若揭

■ 子 歌

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罔顾事实，屡次发表错误言论，恶意炒作“雷达照射”议题，蓄意制造地区紧张。高市内阁上台后，企图操弄舆论，此举绝非仅为巩固保守派根基，更是妄图绑架民意，为日本突破战后束缚、加速扩军备战寻找借口。

事实上，挣脱战后体制束缚、打造进攻性作战力量，早已成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2025年度《防卫白皮书》刻意渲染当前正处于“新的危机时代”，妄称日本面临“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实则是为其军事战略转向炮制借口。在此背景下，日本自卫队明显背离“专守防卫”原则，从指挥体制到兵力布局全面重构，重点发展“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这一行为严重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精神，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

战略转向主动威慑

今年以来，为支撑进攻性战略发展，日本自卫队加快推动指挥体制和作战理念的更新。

3月，日本防卫省正式成立“统合司令部”，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以及太空和网络等新型作战力量。遇有紧急情况，该机构可在防卫大臣授权下直接向部队下达命令，协调多领域行动并动态调配资源。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建设“中央指挥所”和“地下抗毁指挥所”，并开发新一代联合指控控制系统，推动所谓“反击能力”从纸面规划加速向实战能力转化。

在作战理念上，日本提出“跨域作战”概念，围绕3类场景规划能力建设。第一类是“远程拒止”，重点发展防区外打击能力，以攻击他国境内导弹基地等目标；第二类是“跨域非对称”，在常规威慑失效时，利用太空、网络和电磁力量实施反击；第三类是“岛屿防御”，加强机动部署和快速支援，推进高速滑翔弹和无人系统研发，并在前沿配置更多轮式装甲车和V-22倾转旋翼机。

在法律层面，日本政府通过持续修订政策，实质突破和平宪法第九条中“放弃战争”“不保有战力”的限制，谋求军事领域的“完全行动自由”。高市内阁正推动修改《自卫队法》，计划恢复“大佐”“大尉”等旧日军军衔称谓，强化自卫队的军队属性，企图为战略转型提供法律支持。

加快布设“导弹壁垒”

日本自卫队正大幅调整兵力部署，



日本航空自卫队F-2战斗机。

将重心向西南方向倾斜，意图在九州与西南诸岛之间建立多层次阻击体系。

前推部署导弹部队。继2024年在奄美大岛、宫古岛、石垣岛部署第7岸舰导弹联队后，海上自卫队今年4月在大分县新编第8岸舰导弹联队，初步形成西南方向的打击体系。未来，结合改进型12式岸舰导弹和03式中程地空导弹的部署，自卫队将具备封锁宫古海峡等重要航道的能力。

同步升级投送能力。自卫队整合海空运力与民用资源，今年3月新成立“海上运输群”，配备大隅级登陆舰及多种中小型运输舰，以解决西南离岛港口条件有限的问题。配合美制V-22倾转旋翼机，可实现从本土到离岛的快速兵力投送。

加速推进军事设施建设。奄美大岛新建警备基地；马毛岛正在建设日美共用基地，预计2030年建成战机跑道和雷达站，其监控范围可覆盖整个东海；那霸军港扩建后将能停靠万吨级舰艇；石垣岛按照支撑两周高强度作战的标准新建弹药库。

发展远程打击力量

日本自卫队采取“引进与自研并举”的策略，加快构建远程打击体系。

国产改进型12式岸舰导弹已进入量产阶段，射程从200千米提升至约1000千米，并衍生出海基、空基和潜射等多种型号，具备对舰和对陆双重打击能力。日本计划部署超过1000枚该型导弹，优先替换冲绳及离岛的老旧装备。

高超声速武器研发是另一个重点方向。日本正全力推进“岛屿防御用高速滑翔弹”(HVGP)项目，计划2026年列

装先期部署型，未来目标是将射程提升至2000至3000千米，构建海陆空一体的高超声速打击网络。

在外购和大型平台建设方面，日本已订购147架F-35战斗机。今年起，日本开始接收400枚射程超过1000千米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与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驱逐舰配合使用，可具备防区外打击能力。此外，两艘排水量1.2万吨的“宙斯盾”舰计划于2025至2029年交付，每艘配备128个垂直发射单元，将成为日本海上远程打击的主要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军工出口今年取得重要进展，获得澳大利亚11艘护卫舰订单，总金额约65亿美元，首舰预计2029年交付。这是日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后首个杀伤性武器订单，意味着延续近80年的武器出口禁令被实质性打破。

拓展多边协作网络

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以强化自主能力为重点，以日美同盟为支柱，同时拓展多边协作网络。

首要任务之一，是强化日美“一体化威慑”。双方正构建“日美共同反制能力”，目标是整合导弹打击体系，由日本负责前沿侦察和目标指示，日美联合实施打击。同时，双方还推进指挥系统的互联互通，并将联合演习扩展至太空和网络等新领域。

在多边层面，日本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的合作，并通过参与北约演习，企图将欧洲力量引入亚太地区。在双边层面，日本向菲律宾、越南等国提供装备，深化安全联系，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互惠准入协定》和《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

定》等法律框架落地，为自卫队常态化海外行动创造条件。

修宪扩军并行推进

在右倾政治思潮影响下，日本国家战略进入加速转型期。未来几年，其进攻性作战能力将在多个方向持续突破。

在兵力方面，海上自卫队第15旅团将于2026年升格为师团；航空自卫队将改组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大幅提升太空态势感知能力；“网络防护队”的编制和电子战装备体系也将同步升级。

在研发投入上，日本计划2025至2035年间投入约143亿美元提升打击能力，其中20%的资金专门用于高超声速武器研发。

武器出口限制将进一步放宽，预计2026年上半年彻底废除相关规定，为战斗机、导弹等主战装备出口扫清法律障碍，这标志着日本军工复合体的复活。

修宪进程也在推进，自民党与维新会计划于2026年提交修宪议案，正式启动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程序。

在预算方面，日本2025财年防卫预算已达9.9万亿日元(约合640亿美元)，占GDP的1.8%。通过补充预算调整，日本2025财年防卫支出GDP占比已提升至2%，提前实现原定2027财年达成的目标。这种“安全优先于福利”的政策，势必与日本国内高通胀、低收入等民生问题产生尖锐矛盾。

日本政府激进推动以“反击能力”为核心的军事转型，不仅会加剧地区军备竞赛和战略互疑，也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与和平宪法精神的重大挑战。如何处理好历史问题、与邻国发展正常国家关系，仍是日本政府必须面对的根本课题。

近日，芬兰外交部发布新版《北极外交与安全政策》文件。该文件是对2021年战略文件及2024年外交安全报告的重要补充，标志着这个曾长期奉行中立政策的国家，在北极事务中确立了以北约为核心的安全路线。

文件列出战略出台的多重背景：全球安全格局重构、大国在北极的竞争加剧，气候变化加速改变区域生态。芬兰将“保障北极和平稳定”定为首要目标，明确表示将推动区域可持续开发、建立规则导向的治理体系和维护多边协作机制。围绕这些目标，文件提出4项具体举措。

强化多边协同。芬兰将重点深化与“北极七国”伙伴及北约的合作。双边层面，加强与美国、加拿大在北大西洋安全及北约北方能力建设中的协作；北欧内部，推动与瑞典、挪威等国联合应对危机。作为欧盟成员国，芬兰还将主导欧盟北极政策审查，确保欧盟立法与自身战略相契合。

深化国内统筹。芬兰外交部将牵头建立北极安全协调机制，密切对接萨米议会和科研机构。针对海底光缆、港口等关键基础设施，计划通过情报共享、联合演练等方式，提升抵御混合威胁的能力。

推动技术赋能。依托欧盟“地平线欧洲”计划和北约防务项目，芬兰将输出寒区工程技术和极地物流方案。今年10月，芬兰已与美国签署11艘破冰船联合建造协议，并计划同美国、加拿大在破冰船维护领域深化合作。此外，芬兰还将拓展与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的极地科研协作。

落实权益保障。新战略提出，所有北极政策必须遵循《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及芬兰法律。萨米人作为欧盟区域内唯一被广泛承认的原住民，其在土地利用和资源开发中的话语权将得到保障。

尽管布局积极，芬兰的新版北极战略仍存在不确定性。北极理事会虽在今年5月完成轮值主席国交接，但受俄乌冲突等影响，成员国在政治层面互动受限，合作多依赖专家层面推进。此外，美国政策的内向化倾向，也可能使芬兰的协同策略面临变数。

分析人士认为，芬兰的战略转型不仅是自身定位的改变，更将推动北欧从传统中立区转向北约“北翼”防御前沿。随着北极航道价值提升，这一地区的安全格局调整引发多方关注。

芬兰发布新版北极战略

■ 印 翡 顾 洁

一支5000人规模的北约前沿驻军加强旅已进驻芬兰北部，具备72小时快速部署能力。

尽管布局积极，芬兰的新版北极战略仍存在不确定性。北极理事会虽在今年5月完成轮值主席国交接，但受俄乌冲突等影响，成员国在政治层面互动受限，合作多依赖专家层面推进。此外，美国政策的内向化倾向，也可能使芬兰的协同策略面临变数。

分析人士认为，芬兰的战略转型不仅是自身定位的改变，更将推动北欧从传统中立区转向北约“北翼”防御前沿。随着北极航道价值提升，这一地区的安全格局调整引发多方关注。



芬兰士兵在北极演习期间试射火箭炮。

1973年以来指挥架构的一次重大调整——

美陆军成立西半球司令部

■ 郭秉鑫



美国和巴拿马两国土兵在巴拿马进行训练。

12月5日，美国陆军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举行仪式，正式成立西半球司令部。该机构将取代沿用半个世纪的陆军部队司令部，同时整合北方陆军和南方陆军的全部职能，成为美军在美洲大陆事务中的指挥中枢。就在新司令部成立前数小时，白宫发布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首次明确提出“西半球优先”原则。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军事架构调整是落实该战略的关键步骤，标志着美军防务重心向美洲本土及周边收缩。

新司令部总部设在布拉格堡，沿用原陆军部队司令部的办公设施。同时，在北方陆军和南方陆军驻扎地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一兰道夫联合基地保留一个小型前沿指挥所。根据美军规划，新司令部将在2026年2月形成初始作战能力，6月全面运行，10月中旬完成北方陆军与南方陆军下属指挥部的撤销工作。

这是美国陆军自1973年以来指挥架构的一次重大调整，具体措施包括3个方面。一是部队跨区划转。第18空降军将隶属西半球司令部，第3军和第5军则归陆军欧洲—非洲司令部指挥。二是资源集中调配。原本分属陆军部队司令

部、北方陆军和南方陆军的情报、通信、工兵等支援力量将实现统一管理，相关人员和装备计划在2027年9月完成搬迁整合。三是机构精简增效。此次重组将裁撤约1200个行政岗位，预计每年可节省14亿美元预算，这些资金将优先投入远程火力和防空反导系统建设。

新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北起北极圈，南至德雷克海峡。除负责美国本土防御和边境管控外，还将接管“警戒盾牌”

“PANAMAX”等年度军演，并设立专门办公室，深化与美洲盟国的军事合作。

美军负责作战的副参谋长约瑟夫·瑞安出任新司令部指挥官。他表示，这一调整并非简单合并，而是战略重心的回归。长期以来，北方陆军专注本土防御，南方陆军侧重拉美事务，职能割裂导致资源重叠、情报互通不畅。

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的“特朗普推论”，将拉美提升至与印太、欧洲同

等重要的战略高度。美军认为，近年来在巴拿马运河安全、锂矿等关键资源获取上的受阻，凸显供应链安全风险。为此，西半球司令部计划在加勒比海部署升级型P-8A反潜机，强化在大西洋西部和巴拿马运河周边的海上监控能力。

尽管愿景宏大，新司令部的运行仍面临多重阻力。

美军内部已出现抵制情绪。北方陆军担心本土防御资源被稀释，南方陆军则警惕失去对拉美事务的话语权，两者此前曾联合抵制合并。此外，由于指挥系统接口冲突明显，整合改造预算超支，新司令部短期内可能出现战备衔接不畅的问题。

外部反弹同样激烈。墨西哥参议院已通过立法，明确禁止西半球司令部在其境内部署兵力；南方共同市场也发布声明，要求成员国“谨慎评估”与美军的合作尺度。

美军试图将西半球司令部职能与“打击跨国犯罪”“应对非法移民”绑定，但有分析认为，单纯依靠军事手段无法解决拉美社会的深层问题。自9月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域的舰机活动强度提升了30%，这种高压态势已引发地区国家担忧，为美洲安全局势蒙上阴影。

英国F-35B项目进展受阻

■ 杜朝平

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军于数月前将24架F-35B战斗机部署至“威尔士亲王”号航母，并计划在今年底宣布该机型具备全面作战能力。然而，英国议会公共账户委员会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政府长期推行的成本削减措施已对F-35B项目造成严重冲击。远程打击能力不足、技术人员短缺、基础设施落后和财务管理混乱等问题叠加，使这一关键装备项目陷入困境。

英军自2012年开始接收F-35B战斗机，目前已接收38架，其中1架坠毁，其余战机主要配属空军第617中队和海军航空兵部队。由于战机数量不足、技术力量薄弱，原定组建的海军第809中队被迫推迟至2029年成军。

人员配置问题突出。报告披露，英军在计算每架战机所需工程师数量时，未将人员休假、执行其他任务等因素纳入考量。这一失误直接导致维护人员严重短缺，并拉低战机完好率。2024年，英军F-35B机队仅完成三分之一的预定任务。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马勒姆空军基地的生活条件被指不达标，甚至无法保证热水供应。相关生活设施改造工程需至2034年完工，这加剧了技术人才的流失。作为关键配套设施之一的“战机特征信号评估设施”，原计划2021年投入使用，现推迟至2030年以后。

作战性能短板明显。目前，英军F-35B仅整合“宝石路”IV激光制导

炸弹和美制GBU-53/B小直径炸弹，不具备防区外打击能力。为其集成“长矛”-3巡航导弹的计划，已推迟至2030年。

采购数量和资金问题长期困扰该项目。尽管英国国防部仍坚持138架的总采购目标，但目前仅落实48架的订单。分析认为，要满足两艘航母常态化部署需求，英军至少需要60至70架F-35B，而现有装备数量远未满足这一需求。

费用核算存在分歧。英国国防部估算F-35B项目全寿命周期成本为570亿英镑(约合750亿美元)，但英国议会公共账户委员会认为，该数据未包含人员、燃料及基建费用。英国国家审计署的评估显示，实际费用高达710亿英镑。

报告认为，英国国防部为节省短期开支，多次推迟战机采购、部队组建和基础设施投资。然而，受通货膨胀等因素影响，这些“省钱”举措反而推高项目整体成本，造成资金和战力双双不足的局面。

面对当前危机，英国国防部承诺推进整改，但前景不容乐观。针对人才短缺问题，军方已推出高薪激励和大规模招募计划，但短期内难以见效。英国国防部也承认，解决工程师短缺问题至少需要3至4年。英国议会公共账户委员会表示，鉴于F-35B项目长期存在的管理问题，对其后续计划的顺利推进持怀疑态度。